

# 为有牺牲多壮志

## ——韩道良在梨树

单志

韩道良，海南岛人。生年不详，早年参加革命，后入延安抗大学习。

1945年“八一五”光复后，一支身着灰军装的部队，开到孤家子一带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和土匪。这支部队和以前来过的国民党部队完全不同，他们一放下背包，就帮老百姓挑水、劈柴、扫院子，同老百姓亲如一家人。部队首长和士兵告诉老百姓说：“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，是人民的队伍”。部队开走那天，留在孤家子几个人，他们在孤家子建立区工委、区民主政府。

### 一、开辟梨树七区

1946年农历正月十六大清早，给原钱家屯老钱家扛活的王振荣，正拿着扫帚给东家扫场院。一抬头，看见从孤家子那边来了四个骑着马穿着军装的人，这四个人到他跟前相继下马。一位戴着灰色朱德帽、个子不高、长脸窄，穿一双三皮脸的鞍鞋、打着绑腿的二十多岁青年人向他走来，身后的人也跟着他走过来，另两个人各牵着两匹马。

走在前面的就是留在孤家子的中共梨树县委委员、七区工委书记韩道良，跟后的是七区区长蔡振东，另两位是他们的警卫员。

韩道良走到跟前，指着院子，操着江浙口音问王振荣：“这院是你的家吗？”

“不，这是我的东家。”王振荣回答。

韩道良一听东家二字，就知道他是给人干活的。又问：“那你家呢？”

“我暂时住东家的一间东下屋。”王振荣指了指院子东侧。

“你是打短工，扛活？”

“扛长活。”王振荣回答。

“你挣的粮够吗？”韩道良接着问。

“两口人还能度命，等有了孩子就不好说了。”

几句对话，韩道良了解了王振荣的身世。他跨前一步，紧紧握住王振荣的手说：“老乡，我们是共产党，是领导人民翻身闹革命的，共产党和穷苦人是一家。”

蔡区长也接了话。他是辽宁口音，说话好懂。他向王振荣讲了共产党的主张和宗旨。王振荣第一次受到这么明确、这么深刻的教育，脸上和嘴角露出希望和笑容。韩道良让他帮着搞宣传，找来穷哥们开个会。

王振荣找来给老钱家扛活的几个人，有任发、任有生、王奎、张坤等。大家在老钱家的场院房里，召开了开天辟地第一次贫雇农代表会。会议由蔡区长主持，韩道良讲话。会上选举王振荣为大草房屯主任。

第二天，韩道良和蔡振东又来到后钱家，与屯主任王振荣一起，到大草房所属的各自然屯，先后召开贫雇农代表会，宣传和讲解斗地主、分田地、闹翻身、求解放的革命道理。会后，韩道良、蔡振东和发动起来的贫雇农及骨干分子，深入贫苦农民家庭，促膝谈心，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，发动群众写标语、刷墙字、大造革命舆论。

梨树县是解放新区，韩道良带领区工委、区民主政府干部广泛开展思想和政治教育，同时培养骨干，壮大队伍，很快组建起礼文、礼教、礼让等村级政权，并成立清算委员会，斗争恶霸地主，开展减租减息，清算敌伪资财。先后清算丁伪开拓团的资产，没守了大地主王化忠、刘才的财产，收缴刘才、徐贵珍等地主的枪支、弹药，在县武装大队的协助下，壮大和武装了区武工队。

区、村政权和地方武装力量成立后，党、政、军组织基本齐备，韩道良和蔡振东在大草房以贫雇农为首，组织全体农民开展划阶级、定成分，平分土地试点，并把总结出来的经验推广全区。各村丈量土地，计算人口，把写有姓名的木橛子钉在地主的地头上。“耕者有其田”。在梨树大地上，在韩道良和蔡振东的领导下，对几千年来封建土地制度展开首次宣战。

### 二、为死难烈士复仇

孤家子地处梨树北部，老百姓俗称“北荒”，人烟稀少，匪患丛生。大小匪绺狼集或单独行抢经常发生。被斗被分的恶霸、地主与土匪相互勾结，杀害区、村、屯干部。特别辽河以北的“嫩江队”，也叫“红眼队”，是几百人的反动地主武装，专门从事报复凶，对党政、军民和贫雇农骨干狠之极，企图推翻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政权。韩道良一方面派人严密注视嫩江队的动向并发动群众，推动土地革命深入进行；另一方面，带领区中队出击小股土匪，每当有匪情，乘夜出击，韩道良打仗勇敢，常常挺进土匪，并教育一些土匪迷途知返，或回家生产，或留在区中队、壮大地方武装力量。这个时期，韩道良几乎不分昼夜，废寝忘食，有时太饿了，就让老乡给熬粥充饥。

1946年4月，嫩江队从河北越过辽河窜扰七区，孤家子一带匪绺死灰复燃。区工委、区民主政府和区武工队只有几十人，敌众我寡，力量悬殊。为保安全，七区工委、区政府暂迁徐家油坊。孤家子区政府所在村副村长常耀荣和通讯员孙有成去东北河套回来，在赶往徐家油坊的途中，走到杏树岗子北。马家窑一个叫张贵的富农，通过土匪刘忠勾引匪首“快轮”，“快轮”骑着张贵家的一匹沙力马，从后边追上，开枪将常耀荣打死，掠去手枪一支。

韩道良得知常耀荣牺牲消息后，决心为遇难烈士报仇雪恨，并决定将区工委、区民主政府迁回孤家子。对迁返有人表示不同意，说这样做危险，整不好大家都得送命。韩道良很生气，他把手枪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说：“为阶级弟兄报仇就不能怕死！怕死的回家抱孩子，你们不去我！”大家见这位平时对

同志和和气气的韩书记，发了这么大火，大家都同意了。韩道良、蔡振东带上马，直奔马家窑驰去。

马家窑很平静，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吃过晚饭的张贵来到院子里，嘴里嘀咕：“这帮穷小子，看你还欢欢喜实了。”抬头一看，顿觉惊恐，南边的村道上卷起一股尘土，几个骑着马穿着军装的人来到门前。

韩道良一眼就看见拴在院子里的沙力马。他问张贵：“这马是谁的？”

张贵知道事情败露，两腿发软，不敢承认。同常耀荣一起去河套的孙有成指说：“快轮骑的就是这匹马。”

韩道良指着张贵，对区中队战士说：“把他捆起来！”

这时，屯里的一些人围上来，张贵的二儿子张景永、老儿子张老丑也跑出来。张老丑上来就问：“你们凭什么绑我父亲？”

有人指着张老丑对蔡区长说：“昨天村长从这路过，就是他给‘快轮’假的信，也是他牵出马给刘忠，刘忠骑马撞上‘快轮’，‘快轮’骑马撞上村长的。”

张老丑还在抵抗，蔡振东把他揪过来，摔倒在地上，用枪指着问他：“刘忠在哪？快轮呢？”

“早跑了，早跑了。”张老丑一边回答，一边冲向蔡振东、蔡区长一枪把他击毙。

韩道良和蔡振东连夜将张贵等人带到孤家子，经过审讯，杀害副村长常耀荣的阴谋真相大白。

第二天，在孤家子区政府院内，举行常耀荣追悼大会。韩道良挥泪致词。追悼大会结束，将杀害常耀荣的主谋张贵押到西河滩执行枪决。这场斗争，严厉打击了土匪和反动地富的嚣张气焰，主犯“快轮”和刘忠被捕获，判处死刑。（上）

## 第二编 四平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

(1931年9月—1945年8月)

党史

鸦片交易不仅在中国进行，还运往法西斯国家。1941年，为了清偿对德国的700万马克的借款，伪满与法西斯德国签订第三次经济协定时，向德国输出7吨鸦片，每两价格是30元，向日本输出过2吨鸦片，价格也是每两30元。1945年4月，向汪伪政权贩卖10万两，每两价格则是50元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指出：“日本从事麻药交易的真正目的，不仅是要腐化中国人民，并且有比这更阴险的性质”，即“把满洲所栽培的以及朝鲜与其他地方输入的鸦片，在满洲精制后，再运往世界各地。”

### 七、文化奴役的加深

日本侵略者的罪恶目的是要把东北永远变成日本的殖民地，为此，伪满不仅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领域加强控制和榨取，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建立起对东北人民的专制统治，强制施行奴化教育。

1932年，伪满政权建立之初，就设立了资政局公报处，专门负责全境思想文化管制工作。不久撤销资政局，在伪国务院总务厅内设立情报处，统管伪满的新闻出版广播等舆论宣传工具。1937年又改称公报处，其职能不断加强，进一步把电影、文学、音乐、戏剧等文化事业控制在手中。以出版界为例，1932年10月出台的《出版法》明确规定：凡是危及伪满洲国存在，“惑乱民心”的书籍，一律禁止出版，对具有民族意识和反满抗日内容的读物严加取缔，对宣传共产主义的书刊更是严加查处，一旦发现则统统烧毁。1932年3月到7月，仅5个月的时间，伪满就焚书650余万册。伪满洲国一出笼，就严令东北各地不得悬挂中国地图，不得使用“中华”字样，不得使用中国教材，禁绝和限制一切具有民族意识的文化传播。相反，伪满当局则大量输入日本的殖民主义思想，日本的书籍、报刊、电影等充斥了整个东北文化领域，极力宣扬“日满一体”“天皇至上”“王道乐土”等殖民主义毒素。仅1939年1年内，日本发行到东北的报纸就达5494余万份，杂志827余万份，书籍1440余万册。东北人民陷入了文化专制的黑暗深渊。

与此同时，则大肆推行奴化教育，妄图使东北人民忘掉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，充当日本的顺民。其主要手段有强制人

## 挤香油和斗拐

朱乃波

没有人能留住岁月的脚步，但我们可以留住美好的记忆，没有人可以永远年轻，但我们可以保持一颗童心。

20世纪60年代末，我在小学读书。那时的教室都是单层窗户，秋天时糊窗户缝的纸条被风刮破了。风一刮，冷风从外面吹进来，发出呜呜的响声，屋里用砖砌的炉子也不是很热乎，坐在教室里感到很冷。

下课的铃声响了，同学们跑出了教室，就玩起了斗拐的游戏。有时候分伙，每伙5到10个人，分成两排站好。中间隔一段距离，然后孩子们用一只扳住左脚或右脚的脚脖子，膝盖弯曲，好似一个尖尖的鸡头，形成金鸡独立，单脚蹦着往前冲，然后用膝盖和前面的对手相顶撞。有的抬起的脚被撞得站立不稳被迫落地，有的不慎倒地。拍响身上的灰土，站起来继续搏斗。一时间，孩子们的吵闹声，欢笑声，此起彼伏。

斗拐是一种一对一的体能游戏，融体能、智慧、技艺和观赏性为一体。有时也不分伙，散斗。个高身体强壮者占优势。那时我们班有一个男同学，身高体壮，大家给他起个外号“小牤子”，往往会一个人挑战两三个人，众人围着攻击，都不能取胜。于是就用车轮战的方法，轮番上阵，直到把他累得气喘吁吁，自动退出。这一项游戏适合在冬天玩，因为穿着棉衣棉裤，剧烈的顶撞或摔倒也会减少疼痛，同时玩这个游戏，也可以取暖。上课铃声一响，浑身热乎乎的跑进了教室。

北国的初春乍暖还寒，下课了，太阳高高的挂在天上，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。同学们靠在教室的南墙边晒太阳，于是

## 抗战胜利后双辽根据地的建设和作用

王福山

三、双辽全境解放后根据地的巩固、发展以及对东北全境解放的贡献

在1946年6月以后国民党军队占领主要城市和重要城镇期间，以双辽为前沿的西满农村根据地不但没有被消灭，而且进一步发展壮大，人民军队在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得到了充分休整。到1947年上半年东北民主联军在西满地区实施战略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。从1947年3月开始了全线战略大反攻。

在这次大反攻中，在双辽境内打了3次较大的战役。第一次，解放茂林的战役。西满军区辽吉前线主力部队在保安二旅五团团长何光指挥下，向驻守保康、茂林的蒋60军184师551团发起了猛烈的攻击。

3月15日夜，这次战斗共毙敌人百余人，俘获国民党官兵618名，敌警察112人。缴获大量重机枪、60炮等重武器。在这次战斗中，何光团长在率领部队冲锋时中弹牺牲。

第二次，攻打双山县城。5月15日晨，我民主联军黄河部队，仅用三个小时时间就解放了双山县城。敌71军87师259团1营，包括4个步兵连、1个机枪连、1个搜索排、1个炮兵排共计400余人，除10人漏网外全部被歼灭或俘虏。

5月24日晚，民主联军骑兵12师2团包围郑家屯车站。困守在郑家屯城里的敌71军87师260团两个营，弃城南逃。我军乘胜追击，将敌军全部歼灭。郑家屯当日收复。从此，双辽全境解放，永远回到人民手中。

当时在整个东北战场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态势完全形成。我党“最后夺取城市”，解放东北全境为期不远了。

1946年6月，中共双辽分局经请示东北局后决定将设在洮南的吉江省并入辽西省，合称为辽吉省。

1947年年末，中共辽吉省委和省政府进驻双辽县。1948年7月6日东北局决定，将辽吉省委改称为辽宁省，将原辽宁省领导的部分地区划入辽宁省。省委书记由陶铸担任；副书记由郭峰担任。省政府主席由阎宝航担

任；副主席由朱其文担任；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由于文清担任。省政府下设民政厅、财政厅、卫生厅、教育厅、贸易管理局、粮食局、邮电管理局等行政机构。

1947年9月中旬，为了就近组织对解放沈阳、长春、锦州前线作战的战勤支援，加强对根据地土改工作的领导，在双辽县郑家屯成立中共辽吉省委前方工作委员会（简称前委），前委书记由郭峰兼任，在仰天医院（现位于财政新区院内）办公。1948年11月7日，中共辽北省委、省政府、省前委由郑家屯迁往四平市。至此郑家屯作为省级领导机关所在地的历史结束。

在这期间，双辽在继续巩固发展根据地的建设方面主要做了五项工作：

（一）建立民主政权 双辽全境解放当时，辽吉省委立即决定将辽源县和双山县合并，名称取两县原名称字头为双辽县，辽源市不再提及。陈凤池、薛广军、高原先后担任中共双辽县委书记，高原任组织部长、陶泊任宣传部长。县民主政府由陈凤池兼县长，不久艾文接任县长。成立了双辽县武装支队，关振声任支队长，陈凤池兼任政委。县民主政府下设公安局、战勤科、税务科、财政科、粮秣科、农科、工业科、民政科和文教科等机构。

全县组建12个区，建立了党组织，成立了民主政府。城关区区委书记苏民、区长徐步云；张家区区委书记韩兴普、区长孟宗汉；雁翎区区委书记兼区长陆喜明；高金区区委书记张达三、区长谢炳春；卧虎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张光斗；茂林区区委书记扬子义、区长黎明辉；服先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宁仲逸；孔家区区委书记马喜山、区长顾占生；安边区区委书记赵洪波、区长张鹤然；敖卜区区委书记齐涛、区长丁万昌；双山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张儒；新立区区委书记边展、区长梁洪喜。全县所辖的137个村，也在较短时间内都建立了农会组织和民主自治组织。当时称村级民主政权为“村公所”。

（八）